

出关

杨贤博
著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杨贤博散文集

出关

杨贤博 | 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图书代号 WX17N069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出关：杨贤博散文集 / 杨贤博著. — 西安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，2017.6

ISBN 978-7-5613-9274-4

I. ①出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2210号

出 关 CHUGUAN

杨贤博 著

责任编辑	舒 敏
特邀校对	一 凡
装帧设计	李 飞
出版发行	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网 址	http://www.snupg.com
印 刷	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mm×1020mm 1/16
印 张	18.75
插 页	2
字 数	228千
版 次	2017年6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13-9274-4
定 价	39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：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：(029) 85303879

在西安出席数次文化活动，曾多次碰见过杨
顺博。个子，不高，少言语。待后来熟悉了，倒感
觉到他内心深处有把火在燃烧，向上而火焰很
旺。他也是从商洛走出来的，人品和文品都赢
得圈内人的喜爱。顺博的散文朴拙厚实，空
间感强，乡土气息浓。他长时间游走于城市与
乡村之间，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农村
的变迁和老百姓的生存状态，又有着自己独
立的思考。他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作家。

贾平凹

2017. 3. 15

序言

■方英文

青年作家杨贤博是条文武兼于一身的高大汉子。肤色收藏了很多阳光,因为吃的是电力饭;同时雨雪无阻,经常上坡、翻岭、爬电杆抢修线路。业余热爱写作与喝酒。每有好文诞生,便设饭局。几杯下肚,大眼睛就笑成了两曲缝儿,嘴角隐隐显出两个小酒窝儿,颇得女文友们喜悦。如此一个单纯的男子,却经常陷入一种烦恼彷徨。这是自找的,因为你选择了爱写作,等于选择了与一个女妖谈一场没有尽头的恋爱,时悲时喜、欲罢不能哦!

他的苦恼和迷茫还在于,他的成长期正与中国城市化大潮流同步滚动,是亿万人的苦恼迷茫案例之一,天然地带有某种标本意义——特别是,如果你通读了杨贤博这本散文集《出关》的话,便不难得出如此印象了。他在乡里,满眼的土地荒芜,红瓦白房次第建起,却无人居住。老人死气沉沉,少数的孩子如野羊游狗,欢乐清贫的童年乡村再也不见了踪影,怎不让他感伤呢!可是一进省城里的商品住宅楼,虚荣心顿时满足了。只是没要十分钟,上街人海里一转悠,再次两眼茫然: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的人,与我有什么关系呢?我的家园、我的心灵该托付于何处呢!

这种浮萍态与焦虑状,在杨贤博身上表现得很强烈。可以说他的每一篇文章,目的都是要寻找地方栽植他的浮萍、释放他的焦虑。亿万人不也如此吗?只是他们不写文章,他们只能动用他们各自能够动用的方式方法宣泄出去。杨贤博笔下的土地、山林、河流,人物、牲畜、烟火,一缕缕怀念,一声声叹息,虽然写出来不久,无奈又会再次合围身心。他就是这么一种存在现状:城里人看他是乡下人,一会儿挖洋芋一会儿烧苞谷;乡下人觉得他在城里有车有房有儿有女,不时与文朋诗友下馆子谝闲传,羡慕他的神仙日子。但这实在是忽略了一个基本规律:幸福总在别人身上,却不解冷暖自知呢。

杨贤博的家乡很有意思,名叫牧护关,书名《出关》因此而得。秦岭北坡陕西境内,号称七十二峪,其中一条峪叫蓝峪。进蓝峪将爬顶时,只见两条小河,冲积了两道小川坝。于是出现一个小镇,辐射勾连了周围散落的人家。水流黄河、海拔千米,竟然生长竹子、鸭鹅相戏,算是一奇;第二奇是这地方本该属于西安市蓝田县管辖的,却硬是划归丹江流域的商洛,似乎一个孩子被人抱养了去。商洛那厢又是什么感觉?唉,咱有一个娃娃,在人家地盘作人质呐。杨贤博的写作弥漫着一团团左右为难的气息,可能与其地理尴尬别样有关吧。

杨贤博为人真挚、行文真情,这是他的最可贵处。其读书量可能不是太大,阅读也有些单一,这使他的写作受到一定限制。年纪轻轻的,却喜好连篇的短句式,读起来像是背石头上坡,不断喘气呢。好在因为他总是动于情而落于纸,我还是常被感动了。乡下到了腊月,便要垒大灶、支巨锅、吊烧酒。热酒顺着竹管槽流出来,围观者必定每人一碗品咂复夸赞的。此时一片枯叶,或是冷风卷来几节草絮落入酒碗,没有关系啦,勿须拈去、照饮不误,无碍村酿之美依然醇口啊。

2017年3月14日 采南台

目录

奔流的河	/ 001
故乡的火炕	/ 007
老屋	/ 014
八里村	/ 018
残雪	/ 022
大象无形	/ 025
45 岁说	/ 030
东乡	/ 035
端午午话	/ 041
坟事	/ 045
父亲	/ 048
供销社	/ 050
沟里沟外	/ 054
关中大书房小记	/ 058
登山怀乡	/ 061

槐之花	/ 064
姐	/ 067
今天的雨	/ 070
来不及感叹	/ 073
蓝关雪	/ 078
粮站	/ 081
离别	/ 085
楼下	/ 088
麦香	/ 091
落叶划过屋檐	/ 095
南沟	/ 122
年味	/ 127
母亲树	/ 142
三娃	/ 146
秋红	/ 150

秋声	/ 154
三千会	/ 158
山的这边	/ 164
深夜独白	/ 169
随想	/ 172
眺望	/ 175
潼关的笛声	/ 182
文人趣事	/ 186
无法忘却的记忆	/ 189
夕阳下的土地	/ 195
乡村散记	/ 198
香铺(上)	/ 213
香铺(下)	/ 218
向上流动	/ 224
小院	/ 229

远山眉趣事	/ 232
欣赏朱双建	/ 235
夜雨	/ 239
行走	/ 243
叶落下	/ 246
夜市	/ 249
一个人的武关	/ 252
有妈真好	/ 255
雨中行吟	/ 258
猪场	/ 267
走山阳	/ 272
之夜	/ 276
蛙	/ 280
后 记	/ 284

奔流的河

草原上真有那座山,门前有一条河,川流不息。

村庄空旷,特别是到了秋季。树木开始脱去绿衣,叶子开始离开母体,树干呈现出坚挺的脊骨,准备着接受又一轮严寒的洗礼。黄叶落下,像蝴蝶闪动,悠然回归土地。

没有人在乎村庄的存在,但她却在无声无息奔波于自己的使命,装扮了美丽的春,度过了风雨的夏,回归于成熟的秋。平静无声,为寒冬那场洁白的雪让路。

漫步在家乡的河边,看着秋收后空寂的土地,一坎坎排列整齐的玉米根土梁,一道道翻过的土豆埂,已没有了旺盛的生命力。风来,伴着落叶,传递着冬的讯息。

山没有变,变得是颜色。白变绿,绿变红,红变黄,黄变白。年复一年,岁月改变着熟悉的村容。屋后,多了一座、两座、数座的土堆,土堆的周围,树木已长得老高,密麻地堆积着。那里安息着我的祖辈,他们曾经

期待着我们的成长,他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辉煌。有的曾经喊过我的名字。我曾经看到他们肩上的扁担,腰间的镰刀。现在,他们走了,无声无息,而我们依然像当年的他们,对生活充满着希望。我的背影如他们一样,在慢慢地消失,直至模糊……

我开始敬畏村子里每一寸微小的生命。

已入不惑之年,走了不少路,布满荆棘的道路磨烂了我不少的鞋子,我在更换着鞋子,脚也在变得坚硬,路却不断地向远方延伸。阅了不少的人,感叹着人的复杂,人的自私,人的欲望与人的脆弱。也懂得了太多的人情世故。少了当年的激情,在浮躁的尘世中多了一份淡泊和坦然。

人为什么而活着?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思考的久了,倒显得更多的迷茫。日子在继续,有一天妻子顺嘴撂出一句: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着。她的话让我惊愕不已,一个普通人的生态度,大众的,应该是最实在、最现实的吧!

二十年前,年轻。年轻就是资本。憋着一口气,在不大的领域里折腾。人,不能丧失劳动。想通过劳动改变命运,向往幸福。勤奋着,吃着苦;累着,快乐着。直到我蹚过了一条条河,走过了一段段路,疲惫地站在路上张望,却疑惑着:人都在追求幸福,幸福是什么呢?今天,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,不得不承认,真正的财富并非用劳动能够得到。而真正的幸福,也不是仅靠劳动就能够拥有的。

“痛并快乐着!”是白岩松的一句话,也是这代人的共同心声。我喜欢这句话,它是我在某个年龄段困惑与迷茫的真实写照。

生活在社会底层,绝大多数的人依然在为生存而不惜健康、放弃真情,盲目而又无奈地起早贪黑,反复地重复着昨天和今天,明天是什么样,很多人充满迷茫困惑……

我并不是在无病呻吟。我目睹着村庄里空巢的老人、留守的儿童,关

注过住在城市边沿城中村中的打工族,他们的生活以及居住条件非常简单且极其简陋。生活无法谈及幸福,无法谈及快乐。一年四季,老人盼着儿女回家,孩子盼着见到父母,而打工的我们,我们这一代人,在不断地为城市的建设创造利益的同时,牺牲着自己的一切,包括亲情、健康。在越来越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,这代人变得麻木,变得迷茫,变得贪婪,变得失去人情味,更变得没有了方向。

河水在不断地流淌,从溪流到江河,是一个过程。而人呢,父母去世后,没有了悲伤;父母年迈多病,没有了孝心。当在城市挣来第一桶金的时候,急切地盖房子,几十万扔在村子里建好房子却很少有人居住,门永远是关着的;农村的学校确实在变得更好,留守的孩子吃住在校,却很少能见到父母,他们成绩的好坏,在外的父母也无法太多去关注;带进城里的孩子,又滋生出进校门槛的价码高低问题,好的学校供不起,进不去,只能无奈选择一些很普通的学校……城市在不断地臃肿,农村在不断地空旷。

时常站在故乡门前的河边发呆。看水的奔流,听水流的声音,它一直在欢快着,默然着,诉说着村庄的变迁与痛楚。

我在不断地行走。如门前的河水,默默流着,流向哪儿?在哪儿停留?在哪儿消失?很多时候,自己也无法说清楚。前几年提出“向上流动”的意愿,那是一份态度,如河水一样,虽然看似往低处流淌,但总是从无数的溪流汇入江河,融入大海,成为更广阔的自己。在向上流动的过程,人,岂不也如此?不断地向前淌着……

门前的这条河,如生命之河,陪伴着我的到来,流淌着,流淌着。年复一年,伴着花开花落,伴着春去秋来。

河床的石块,已经没有了棱角,无序而来,拥挤着。搬开石块是石块,高低不平,大小不一。时而,让清澈的水,填满了间隙。时而,让浑浊的泥

沙包裹。平静中，一身绿衣拂过，激流中，又显现赤裸。鱼儿自由自在，生命无忧无虑。

我是一个没有诗意的人，常常看不惯自己。活得真实，伤害着自己，也伤害着他人。没有花言巧语来欺骗自己，更不会凭空捏造蒙混他人。真实的人，没有情趣，不会幽默，不会被他人宠爱。就像门前的河，静默地流淌，抑或奔啸而下，都不被注视。没有人在乎它的声音。

岁月沧桑。村子里，一批批年迈的生命走了，一个个新的生命诞生，人依然在忙碌着自己的事情，每一个事情都显得非常重要。叶子落下，是叶子的生命走到了尽头，叶脉在越是枯黄的叶子上，越能呈现出清晰的棱角。它的落下，生命的即将消逝，在宣布着一个季节的结束和另一个季节的到来。不是风的力量，是生命的交替。落叶是美的，也是伤感的，即便有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千古绝唱，依然是一种悲伤的美。水流不息的河，不在乎两岸的树木，不在乎阳光的倒影，不在乎落叶如舟的飘荡，不在乎雪花的扑怀，不在乎一层冷硬的冰层的覆掩，不在乎拆了又修的河堤。它在流淌，日夜兼程。

孤独地行走在河边。看落叶飘零，听水的呐喊。去寻思过往旧事。

小的时候，河里总见一排整齐的大石块，间距平等地摆成“列石”。扛着袋子，挑着扁担，也曾有一份脚踏实地的放心。虽然，在多雨的季节，河水暴涨，冲散了或者淹没了石块，但待到天晴水落，村子的小伙，都会很快将它重新弄好，为自己也为别人。每一块石头，都承载着乡情与责任，快乐与幸福。无数次四角晃动地试探，直到真正稳妥。

晴朗的日子，河边时有棒槌的声响。柳树下，娘的身影，婶子的身影，邻居的身影，姐的身影，都会出现在河边。拉着家常，说着心事，嘻嘻哈哈着。阳光在河面荡漾着碧波，闪耀着光芒。一个人说回家做饭了，满村子的烟囱，冒着缕缕青烟，有风箱响亮的声响，有娘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。

往事如烟,又让我想起了娘。娘是小脚。小脚,是一段历史,如今已经很难见。有一年,娘蹲在列石上洗衣服,猫着腰,抡着棒槌。蹲的时间长了,站起身子,眼前一黑,跌倒在河里,胳膊就骨折了。娘忍着痛,从河里爬起来。再忍着痛,从河里走回家。不多时,娘的胳膊肿如椽。娘哭了,说她不能再做家务,不能再擀面烙馍。很长的时间,娘的胳膊用带子攀着。再后来,娘的胳膊就没有伸直过。也就在娘胳膊骨折的年月,我学会了刮洋芋、擀面、搅搅团……

河边有柳树,大的筛子粗,细的如桶壮。树下是蓑草,一年四季绿油油的旺盛。树顶上喜鹊窝连成了串,鸟蛋常常被一群孩子掏着。喜鹊在枝头叫声一片。树被砍伐,河上就多了桥。桥是木桥。三五个大杨树平行一排,河心用木柱支撑,上面是柳树。碗粗的柳树,截成三米的树墩子,一个挨着一个。用铁丝拧着,平平的稍有晃悠,上面能拉架子车。然而,一场暴雨,洪水满河,桥就没了。河岸上站满了村子的人,满河的黄水,翻滚着波浪,眼看着桥在洪水中倒塌,淹没。桥没了,列石又出现了。再修桥,到了来年,春暖花开季节,一座新桥又建成了。日子就这么持续着。后来,村子里有了新建的石拱桥,桥面很宽,很平坦,也很结实,娘却老了。娘拄着拐杖,经常出现在桥面,河对门的婶子,身子挨着身子,耳朵凑在嘴边,拉着家常,观望着路上的行人,期待着熟悉的身影。

几年过去了,不见了娘的身影,也不见了婶子的身影。村子里变得冷清,变得寂静,河边的大柳树大杨树越来越少了,不知道去了哪儿。而每年春季,镇子上村子上的干部会从外地调拨几车树苗,沿着河堤去绿化。树是栽了不少,金丝柳、樱花树、女贞、红叶李、雪松等等。多年过去了,河两边却依然光秃秃的。新栽的树,又不知道去了哪儿。

河堤也修得漂亮,没有了当年的衰草,却多了水泥与石块勾勒的图案。每百米一个拦水坝。河面碧水荡漾,清澈见底,鱼儿悠然。隔三岔

五,总有村上指定的人,清理一次河坝。河坝上修建了不少观景设施——五龙戏珠、仙龟过江、湘子吹箫、碧莲出水,看上去很美。河边上就多了数块功德碑。也有心存不善者加以破坏,每年河堤修缮后,必然会出现一个崭新的石碑。碑文很专业规范,内容很丰富。每次投资的资金也多达数十万之多。而河堤总是和人做对,经不起大水的考验,一次次垮塌,路沿一次次裂缝。也曾有一小伙开着车,顺河堤的公路行驶,路面却瞬间垮塌,人车同时掉入河中,没有了生命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河堤多次垮塌,修修补补过多次,依然如此,看上去,再不那么完美。再不见专门打捞垃圾的人,河里就不时漂浮着太多的生活垃圾。招商引资对当地老百姓是好事也是坏事,大片的土地租赁给了南方种植香菇的商家,而他们产生的大量垃圾却倒入河中,特别是晚上,几乎每个商家,都在干着这类事情。盼望着雨季,雨多,河水上涨,垃圾自然会被冲走。但往往冲走的不仅仅是垃圾,包括水泥勾勒的河堤。行走的人,总是在诚惶诚恐中,担心着意外的发生。洪水退去,看到的,是数处垮塌、伤痕累累的堤坝……

我默然地行走。几十年弹指一挥,步入中年,却时常地惦念儿时的美好。但确实回不去了,我清楚我在走着一条回不去的路,一直前行着。如奔流的河,在流淌。越过春夏秋冬,迎来春夏秋冬。日出日落,花开叶落。从遥远中来,向遥远中去。送走了爷爷奶奶,陪伴了父亲母亲,迎来了我以及我的兄弟姐妹,看见了我们的儿女,川流不息,瓜瓞绵绵……